紅樓真夢/2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四回　千里相逢序聯徵雁　雙星好合兆應祥麟

下一回▶

話說赤霞宮中，自從寶黛二人走後，賈母不免掛念。迎春、鳳姐、尤二姐、香菱諸人，時常陪著說笑，每天仍舊鬥牌。其中迎春是口拙的，尤二姐見了賈母，不大敢說話；香菱究竟是客，還有幾分客氣。全虧鳳姐和鴛鴦想法子替賈母解悶。晴雯、紫鵑本是賈母舊婢，也和鴛鴦替換著在身邊服侍。因此，並不覺得寂寞。

警幻得知寶黛二人試文入選，授了仙官仙妃，忙來此報與賈母。還說起這回應考的如何之多，入選如何之難，以及玉帝對於他們又如何隆重。賈母和眾人聽了，自是歡喜。卻因他們考試竣事，算計著不久便可回來，盼望之心更切。

那日，鳳姐、尤二姐同至賈母處閒談，鴛鴦在一旁替賈母捶背。賈母想起寶玉來，說道：「寶玉這兩天也該回來了，怎麼還沒信呢？」鳳姐道：「他們若沒取中，早就來到啦。既取中了，還得領宴謝恩，又得到衙門拜客，那能說走就走呢？」

賈母道：「寶玉只去了幾天，咱們惦記著，總放不下。他從家裡出來了這些年，你太太不知怎麼難過呢。」鴛鴦道：「我聽說太太和寶姑娘都哭了好幾場，提起來就掉眼淚。日子多了，才慢慢的好點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們說寶姑娘到這裡來過，他還是那個樣兒麼？到底怎麼來的？」鴛鴦道：「寶姑娘還是那樣，只是瘦點。先是林姑娘去看他，

給他留下的什麼香，只要一點香，這裡知道了，就去接他。他來了，和寶二爺還說了半天話呢。」

鳳姐道：「我也想家去瞧瞧，我們糊塗爺未必還想著我，我只不放心姐兒。」鴛鴦道：「你沒聽香菱說麼？姐兒差點沒被環三爺、王舅爺給賣了。虧得平兒和劉姥姥商量，送姐兒到鄉下躲著，不然早到什麼王府裡了。」鳳姐聽了，又是心疼又是恨，只感激劉姥姥和平兒。一時又想起賈璉，說道：「難道糊塗二爺也不管，由著他們賣麼？」鴛鴦道：「那時候，正趕上二爺到台站上看大老爺去了，都是大太太拿的主意。」鳳姐道：「後來二爺回來了怎麼說呢？」鴛鴦道：「等到二爺回來，劉姥姥就把姐兒送回府裡。還給做媒，嫁了一個鄉下財主，姑爺還是秀才哪！」

鳳姐道：「那三塊料本不是東西，我早就瞧出來了。大太太也太糊塗，別管怎麼樣，總算是你的孫女。就是不待敬我，跟姐兒可有什麼仇？就忍心下這種毒手。」鴛鴦道：「不是我批評主子，那大老爺和大太太真是一對兒，一個半觔，一個八兩，都夠糊塗的了。」晴雯此時正端上燕窩湯來，賈母喝過，聽他們說話也聽住了。

忽聽一幫人往外跑，有紫鵑、金釧兒的話聲。晴雯忙問：

「你們上那裡去？」麝月說道：「二爺、二奶奶家來了。」晴雯便也同迎出去。

少時，攙了黛玉進來，賈母大喜。剛問了兩句話，又見寶玉同著一人進來，賈母不大認識，說道：「這又是那位？」還是鴛鴦瞧出來，道：「這不是珠大爺麼！」賈母方才想起，拉著賈珠的手，哭道：「珠兒，想不到你還能回來！」賈珠也不禁落淚。直至鴛鴦上前勸住賈母，然後方得拜見。

賈母又道：「珠兒，你這一向在那兒啊？我到了你祖爺爺那裡，你爺爺問起你來，我說你早已過來了。你爺爺不放心，把地府的冊子都查了，也沒有你的名字。後來有人說，你在林姑老爺衙門裡當內姪少爺呢，我又打發人去問過，那裡有這回事啊！」賈珠道：「孫子本由上清謫降，幸虧生前無過，還得歸位。後來又遷到司文院，剛好遇著寶兄弟，他說起老太太也在這裡，拉著我同來的。」

賈母歎道：「咳！自從你走了，家裡出了不少的事。那回動了產，連祖宗的官也丟了，這幾年剛轉過運來。你老爺是不會做事的，寶玉又出來了，如今全靠著蘭兒，聽說

他也做了官，放了外任了。你那媳婦苦守了多少年，也應該有這麼一天。」賈珠聽到此也覺傷感，連忙用道心制住，說道：「這是老太太的庇廕，那外官豈是容易做的？並且容易造孽，蘭兒年紀太輕，未必做得好罷。」

賈母又瞧著寶玉道：「你們這回可開眼了，有什麼新鮮的沒有？」寶玉便將兜率宮大會，眾仙如何變戲法，並如何遇見秦氏，以及謁見玉帝，遍遊了天苑天池各處，都說給賈母聽。

賈母道：「我正疑惑：你們都到了這裡，怎麼單沒見蓉哥兒媳婦？原來他到天上去了，他那人原像個天上仙女。」寶玉又道：「我們給蕙哥兒定下個仙女做媳婦呢！」賈母笑道：「天上定的，可怎麼到人世上去？」賈珠道：「人間一念，便可昇天，天上一念之差，便可墜地。那有什麼准呢？」

賈母又吩咐鴛鴦給賈珠安排住處。寶玉道：「我和珠大哥親自看去，老太太別操心了。」便引賈珠至前院東耳房，那裡也是明窗淨幾，佈置周備。賈珠甚為合意，即就此暫住。寶玉又和他去見元妃，元妃見他弟兄同列清班，自甚歡喜。卻因賈珠是長兄，不似對寶玉那樣親切。

這裡賈珠來到太虛幻境之日，便是李紈母子移居南昌學署之時。原來賈蘭自從新任九江道到了，趕即起程赴省。那天同梅氏從道署坐綠呢大轎出來，用的全份執事銜牌。一切旗鑼傘扇、令箭提爐，紅黑帽的喝道，紅衣服的劊子手，還有武巡捕和道轅親兵，直擺了半里多長。那些農學書院、敷政書院、工藝局、濟貧院，俱是賈蘭捐廉辦的，一般諸生藝徒都步行恭送。

又有紳衿民庶，感激賈蘭德政，送了許多萬民傘、德政牌。每人都手執高香，一路送至城外，共有兩千人之多。江右文風本盛，許多舉貢生監，又都做詩文送別，親自攜來面呈。累得賈蘭步步停輿，人人慰勞，直到了官船上，那送詩的尚絡繹不絕。

後來抄成一大厚冊，這也算空前絕後的盛舉了。

到了省城，賈蘭即至節度衙門稟見。節度使當面著實獎勵一番。說起省城也幾乎肇亂，就是寇新一軍起事，要燒節度衙門，虧得巡防營給剿散了。更佩服賈蘭先見。賈蘭下來，便至臬署接印。那些皂役排衙，屬員堂參，也忙了好一會。

梅氏已繞道到公館，接了李紈同到衙門。母子相見，不免悲喜交集。李紈對賈蘭道：「你這番僥天之幸，轉禍為福，並不是你的才力辦得到的，此後更是時時儆畏，不可自滿。」賈蘭領命。

此番從九江上路，梅氏身懷六甲，已到足月，生怕在船上添養。幸虧江程平穩，直至搬進衙門第三天方才分娩，生下一個哥兒。落草的時候，剛好南昌郡守吳權上來回事，因此便命名賈權。

正在賈蘭接任之初，忙著督飭府縣及發審局，清結省控案件，一月之內，結了二百餘起。每天判閱公事，必至三四更方罷。又因臬司專管刑獄，就各監牢都設了工藝所，教監犯學習手藝。

那時，新建縣唐鏞是個巧宦，賈蘭命他分擔些工藝所的費用，唐鏞總推缺分瘠苦，絲毫都不肯出。及至權哥兒滿月，他卻孝敬了一份重禮，赤金首飾之外，還有些紅綠貨，賈蘭一概不收。次日新建縣上來稟見。回完了公事，說道：「哥兒滿月，卑職一點小意思，大人都不賞臉。」賈蘭冷笑道：「老兄不是缺苦麼，一二十兩的事都那麼艱難，怎倒要破費這份重禮？果然為公事虧累了，那還可說；若為應酬上司添了賠累，兄弟怎麼對得起呢？」唐鏞聽了，面紅過耳，連忙引罪。賈蘭道：「兄弟是京官出身，只知道公事，不知道什麼叫做應酬，老兄不必介意。」又說些別的公事，方端茶送客。唐鏞退下，深知這位上司太古板，不好伺候。過了幾時，便申文告病去了。

有一天，賈蘭正在判事廳看公事。這判事廳也是賈蘭手創，就著園子裡大客廳改的。自己和一般文案及收發監印諸人，同在一處辦事，公事隨到隨辦。一個文案委員文彥桂上來畫稿，忽向賈蘭道喜，說道：「大人額有黃氣，主有升遷之喜，只在這兩三天裡頭。」賈蘭笑道：「不見得罷，如今升官必得走門路，那有自己先不知道的。」又一個文案姓邵的說道：「文委員懂得奇門，他向來看氣色看得很準，倒不是輕易亂說的。」賈蘭只微笑不信。

隔了一天，果然邵委員拿著節度使的公文上來道喜，原來便是賞給頭品冠服和升署學政的行知。在賈蘭真是出於意料之外，連忙至上房回明李紈。李紈更見歡喜，道：「你爺爺並非科甲出身，那年點派學政，是皇上的特恩。你雖是翰林，眼下正做著司道，此番也算是破格的了。我喜歡的是學政事簡，專管考校士子，或許不至貽誤，我也可少

操些心。」一時賈蘭換了冠服，向李紈磕了頭，便傳伺候去見節度使。

進去時仍按屬員體制，在司道官廳等候。節度使璧還手本，立時開門放炮，接了進去。賈蘭見節度使，先謝了保舉。節度使又向他道喜，說道：「老兄才猷遠大，學政清簡，倒抱屈了。所喜此番簡派出自特恩，聖眷方隆，不久當有後命。」賈蘭又謙謝一番。節度使說起此間有傅笑岩、陳近槎，都是令祖大人學政任內舊人，若幕下需材，正可借助。賈蘭也深知傅、陳二人各有所長，當下便答應了。隨後又閒談一會，興辭而退。

過一天接了學政印務，即搬入學署。署中也有一座花園，名為簡園，雖不如大觀園之大，也有好幾處坐落，花畦竹徑，結構幽雅。中間一片荷池，頗似荇葉渚。池中有六角亭子，從竹橋通過去，正在荷花多處。那匾額是「靜芳」二字，相傳是前任袁文通公遺下的名跡。

此時歲試考齊，科試尚早，是清閒時候。賈蘭初到，也忙了好些天。先到各書院傳見生徒，親自訓講，又評閱幾次觀風的試卷。因江西地方向來不甚講究蠶業，趕著創辦一個蠶學館，研求養蠶及機織之法。

每日公事餘暇，只在亭子上把卷吟詩。池中遍種著白蓮，署雨初晴，花香最勝。自己題了一副對聯，是：

梅雨漲方池，便準備新詩，安排畫舸；

花香聞水榭，要滿斟芳醑，親舉荷觴。

原來那亭外柳陰下，也係著小艇。賈蘭有時和兩三個幕僚泛舟賞月，有時請出李紈，帶著梅氏，坐在那小艇上，叫丫環們隨意撐去。船上也攜著筆牀茶灶，彷彿浮家泛宅似的。幕客中有一位王亦梅，善畫人物，替賈蘭畫了一幅全家樂。又另畫一幅蓮波一舸圖，只賈蘭坐在舟中，侍婢憐雲跟隨打槳。那憐雲在四雲中生得最好，眉眼有幾分頗似黛玉，原是賈蘭平時最寵愛的。賈蘭擔了許多風險，受了許多辛苦，才得到此番樂趣。

卻因那節度使分外器重，有什麼重要的事，都要請他去商量籌畫。明是學台，暗中卻做了節度的幕府，所以也難得空閒。

那天正在亭內觀書，小廝們回道：「蓉大爺來了。」賈蘭甚為詫異，即令快請。少時，即見賈蓉戎裝佩劍，面有風塵之色，從竹橋上走了過來。賈蘭忙起迎見禮，道：「蓉大哥不是跟大爺到南陽去麼，如何得來此地？」賈蓉道：「咱們也兩年不見了，這些時一直在兵窟窿裡混，總算軍務順手，把南陽亂事平了。我跟爺到那裡接了印，辦完了善後，因為首要在逃，上頭叫周統制跟蹤追剿，我跟著辦糧台來的。知道你在這兒，咱們弟兄們抽空見見面，明天就往南去了。」賈蘭問目下軍務如何？賈蓉道：「你們只知道大頭兒是那姓江的，其實他也是臨時湊合。要說那大頭兒，得數一聲雷武大鬆。他底下還有好些小頭目，有名的是賽白起白勝、送命鬼盧學義，那江魁簡直數不著的。他丟了南陽，便尋了那一幫去，都嘯聚在江西閩廣交界的地方。我們大兵眼下分兩路進攻：一路往廣信玉山搜捕散匪，一路走大庾嶺直搗他們巢穴。只別放頭目跑掉，這大功便算成了。」

賈蘭道：「這麼說還得些日子。蓉大哥，你在家裡舒服慣了的，如何能受這苦呢？」賈蓉道：「賣什麼得吆喝什麼，還能說苦不苦麼？我自己回想從先做的事，真正不像人，趁這機會奔個功名，也是正理。」又問賈蘭如何升調到此，賈蘭將九江至南昌前後情事都說了。賈蓉笑道：「我一向笑你是書呆子，想不到你倒也有兩手兒！」

一時賈蓉又要上去給李紈請安，賈蘭便領他至上房拜見。

李紈問道：「珍大爺都好罷，大嫂子去了沒有？」賈蓉道：「我父親身子倒比先強了。那裡剛平定不久，時常還有些謠言。

仗著甄應貴的軍隊都是老營頭，鎮壓得住，怎麼放心就接家眷呢？」李紈笑道：「蓉哥兒，你臉上都曬黑了，又穿了這一身衣服，若在別處遇著，還許不認識呢。」賈蓉笑道：「一天到晚在野地裡跑，風吹日曬的，就是石頭也改了樣兒，別說是人啦！」

李紈道：「若再往南去，可更苦了，又熱又潮濕，就連蚊子也比北方大得多。蓉哥兒，你住得慣麼？」賈蓉道：「什麼慣不慣的，既在營裡也說不得了。好在我倒練皮了，從家裡出來一直沒有病過。那些跟來的小廝們水土不服，這個鬧濕氣，那個腿腫，倒比我們嬌嫩。」賈蘭笑道：「都是這樣的。我們初到九江那年，帶來的幕友沒一個不患瘧子，牀帳上都貼個黃紙條，寫『姜太公在此』。你若見了，更可笑呢！」又說了一回話，蓉蘭二人方同出去。

賈蘭留賈蓉在園中緝雅堂小飲。席間，賈蘭說道：「那回芝二爺、萍三爺到九江衙門裡，我們在浣綠軒憑欄夜話。說起時局來，就愁到不久有事，不料鬧得這麼快，就是咱們家裡人出來收拾。」賈蓉道：「如今的人都像多渾蟲一樣，混天黑地，跟著風兒就倒，那裡去找這幾個傻子呢？」賈蘭道：「就是寶二叔那樣聰明，也是樂一天是一天的。若見我們拚命圖功，未免也要暗笑，不知批評些什麼。」正說著，新來的小廝來喜拿了兩盒點心、兩簍小菜，說道：「這是老太太送給大老爺路上吃的。」賈蓉站起答應了，叫來喜上去替道謝。那晚上，賈蘭要留賈蓉在衙門裡住下，賈蓉道：「我明天一早就走，那裡還有事等我回去呢！」只坐到二更，便回行館去了。次日早起，賈蘭至李紈處請安，說起賈蓉來，李紈道：「蓉哥兒老練多了，只盼望他們早些把軍務辦完了罷。那出兵打仗的事不是玩的，聽說祖太爺出兵的時候，幾天幾天的喝不著水，掘著地下的陳糧才有得吃。那豈是人過的？」賈蘭道：「人到了責任背在身上，也不知什麼叫做吃苦。我在九江那晚上，幕府他們膽子小，都勸我別出去，依著他們就糟了。」家人們送進北京家信，賈蘭先看了，方呈與李紈。李紈看著信笑道：「老爺誇贊你人緣好呢。若說官紳相處，還說得去，那些小百姓何曾見過道爺？這句話可不大恰當。」賈蘭道：「老爺一生鑿四方眼兒，和同事的都處得不大好，所以這麼說法。

其實我只憑一個『誠』字，見什麼人都不說假話，也不和人存意見。上回參掉的九江府馮子典，背地裡還感激我，也是為此。

「

李紈看到平兒添了哥兒，笑道：「這可該給你璉二叔道喜了！從前二嬸子那麼盼望，好容易有了，又小月了。那平姑娘真厚重，瞞著二嬸子做了不少好事，天理上也該給他一個兒子。

「賈蘭道：「二姨兒喜事辦了，咱們寄去的添箱禮不知收到了沒有？緊跟著又是三姨兒的喜事，很該一起寄去的，如今又得提另費事，只可和璉二嬸子的滿月禮一起托人帶去罷。」李紈尚未回答，執貼家人上來回道：「首府稟見。」賈蘭忙換了衣帽出去。這且按下。

卻說榮國府中，自從平兒在月子裡，探春也不常至議事廳，一切家事全仗寶釵主持。剛到了議事廳，王夫人那裡又找；到上房剛說兩句話，秋紋、碧痕又趕了來，說蕙哥兒找二奶奶呢。

真忙得茶飯無心，坐立不定。還有薛家的事。薛蟠出差去了。

薛蝌究竟是隔房的，凡事不敢專斷，總要請姨媽的示。薛姨媽又是沒主意的，必得問問寶釵。也知道他事忙，常時自己走了來，或是叫邢岫煙來傳話。幸虧寶釵素有決斷，一兩句話便打發了。

一日寶釵在議事廳，邢岫煙來了，說了一回話。只見繡鳳匆忙走來，說道：「甄太太來了，太太叫請寶二奶奶呢。」寶釵只得放下各事，先至王夫人處。原來是甄應嘉的夫人，因甄寶玉和李綺完婚吉期在即，帶他哥兒來京就婚。此時，甄應嘉還在越東安撫使任上，這幾年坐鎮海疆，地方靜謐。朝廷因匪蹤南竄，正與越東接境，也命他協辦防剿。正在辦防之際，自無暇顧及私事，只交與甄夫人料理。

甄夫人一到了京，即來拜王夫人。一則請教城裡頭婚禮的節目，二則因王夫人是大媒，托向李府上接洽，諸從簡約，不要責備。王夫人不耐煩管這些瑣務，忙將寶釵找上去，吩咐他和李嬸娘去說。寶釵見了甄夫人，那甄夫人也知他苦節持家，十分敬重，說道：「又給你們添忙了。咱們這樣人家，外頭不知道的還以為怎麼敷餘，只有府上是彼此深知的。這回又趕上軍務，我們老爺什麼都不管，只交給我，我那裡想得周全呢？

若見著那邊親家太太，替我致意，請他多原諒罷。」寶釵道：「那李府上本來寒素，論起境況來，比府上又差得多了，那裡還有什麼挑剔。我替伯母說到就是了。」甄夫人道：「他們還有些南邊規矩，到底什麼是可省的，什麼是必得要的，問准了也好預備。就都請費心罷。」寶釵答應了。又說起李綺如何才貌，如何賢惠，甄夫人聽了自是歡喜。又重托王夫人和寶釵，方告辭而去。

過一天，寶釵去問了李嬸娘，又親自去回覆甄夫人。隨後還有許多零碎接洽，真是給寶釵添忙了。甄府的媽媽們也時常到這府裡來，問起這邊的寶玉，說是出家去了。當時，就不勝歎息道：「那回我們都見過的，好好的一個哥兒，比我們寶玉還和氣，又都中過舉人，怎麼走了這條路呢？」一路回去，尚在念道，被甄寶玉聽見。

那甄寶玉本是利祿薰心的，幾次會試不中，不免牢騷。此番來京就婚，也想趁此尋個門路，弄個保舉，或是捐個部曹中書，先出去混混。聽了媽媽的話，心想，賈寶玉也許是有激而逃。那回我們談話，他說的什麼「明心見性」，又是什麼「超凡入聖」，我

聽著就有些紮耳朵。他生長在錦繡場中，簪纓隊裡，若非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何至於撂下一切功名富貴，飄然獨往呢？即如我從前初出書房，看那顯親揚名易如拾芥，至今日又有什麼成就？把我功名事業的心，也就灰了一大半了！想到此，

轉覺得賈寶玉可憐。忙中易過，納采告成，吉期便到。那天，賈政、王夫人都去了，在甄、李兩家都坐了席，完了大媒的禮節。王夫人因甄府雖是顯宦，卻在客邊，恐怕女眷們去得不多，特地叫尤氏、寶釵、探春、湘雲等都去道喜。尤氏本好應酬，寶釵此番從中幫忙，更不好不去，探春、湘雲等也都和李綺親密，大家約齊了，分坐幾輛朱輪後檔車一同前往。

自有甄家幾位姑奶奶在那裡慇懃款待。等到花轎抬來，拜堂坐帳，大禮完備。

王夫人只說身子乏了，先自回來，留著他們在新房裡湊湊熱鬧。那甄家二姑奶奶和大家更熟，陪著說說笑笑。一時晚席擺上，送酒安席，也推讓了好一會，大家坐定吃罷。二姑奶奶又陪著去看新房，無非錦匡瑤珥，鴛鏡鸞奩，裝點得十分富麗。

李綺正做著新人，凝妝端坐，無從款敘。尤氏、寶釵只和兩位姑奶奶隨意閒談。湘雲看那新房裡的字畫，見梅翰林畫的一幅紅梅上有題詩，便看住了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